

香港唯一公開出櫃的雙性人細細老師： 孩子的性別該由孩子決定

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

香港唯一公開出櫃的雙性人細細老師，用自身故事傳遞關懷，用溫柔面對殘酷，要社會大眾正視屬於雙性人的性小眾族群。

慈祥的面孔，溫文爾雅的聲線，一襲長裙，臉上掛著微笑……如果在街上遇上這個人，你絕不會猜到她的性器官曾被迫接受 20 多次手術，更不會想到她曾在職場上遭到性侵。她是細細老師，香港唯一一位公開出櫃的雙性人，一位以溫柔面對殘酷的性小眾。

出生的那一刻，就決定了細細老師悲痛的大半生。醫生發現細細老師的陰莖比其他初生嬰兒細小，加上尿道出口位於會陰，因此無法由性器官判斷其性別。不過，由於細細老師是家中第一位出生的孩子，父母決定將這個嬰兒養育成將來能傳宗接代的男生——即使這位男生並不「正常」。

因此，細細老師自 8 歲開始進出手術室近二十次，醫生以不同方法將她塑造成一個男孩，包括抽取組織身體其他位置組織擴大陰莖。這類手術本來已不常見，加上四十年前的醫療技術沒有現在發達，細細老師當了三十多年手術床上的白老鼠。手術除了沒有令細細老師成為「真正」的男性，更為她帶來嚴重創傷：「在同一個地方切來切去，傷口愈合了又再切開，重複又重複，多強的復原能力也追不上。」細細老師無奈地說。

雖然家人一直堅持要將細細老師「打造」成一個男生，但隨著經歷愈來愈多痛苦的手術，細細老師開始質疑自己的性別身份——為什麼我一定是男孩？為什麼我生活得如此痛苦？碰巧在發育時期，她開始出現女性的生理變化，便拒絕再做手術。（推薦閱讀：「你原本是男人，怎麼可以爭取女權？」跨性別女性的尷尬處境）

直至三十多歲時的一次身體檢查中，醫生才發現細細老師體內擁有發育不完全的女性內生殖系統；另一方面，在各種身體因素的影響下，若不把男性生殖器官切除的話，更會因雄激素過高而引發癌症。雖然細細老師曾經對「男性」這個身份有所質疑，但畢竟以這個身分活了數十年，突然要「改變性別」生活，也令她不懂面對，更一度因此出現自殺念頭。

不過，切除男性性器官、保留了女性系統、改變身分證性別、真正以女性身份生活後，細細老師卻發現，原來「做女人不用學，只是做回自己」。事實上，細細老師自小已擁有陰柔的性別氣質，家人更曾要她「行為動作不要做得像女孩一般」。

雖然現在的細細老師無論從內到外都是一位女性，但問及細細老師對自己性別身份的認同時，細細老師卻認為「男」或「女」，甚至「雙性人」都是社會給予的標準，不能完全代表「她」，「她」只想做回自己。可是，如果非要為「她」定下一個性別身份，細細老師希望現行的法例可以在男女以外，增設「雙性人」及「X」兩種性別；當中「X」性別是讓不認同自己是男或女，但不是雙性人的人選用的。

「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件事——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。小時候做過的手術，我到現在仍然歷歷在目。」平日談吐淡定的細細老師激動地糾正。她希望大家知道，童年陰影是一生都無法磨滅的。身體遭到摧殘，無法如常人般上學交友，內心經常天人交戰——這些烙印不會隨著年月而從雙性孩子的身心消失。細細老師更比喻說：「我小時候曾被狗咬，現在看到小狗也會覺得牠像巨人！」被狗咬的童年陰影已如此深刻，更何況二十多次手術以及長年被同學排擠的痛苦？

令細細老師遭受童年痛苦的起點是醫生。細細老師表示，醫生在面對雙性人孩子時只會將其視為身體有缺憾的孩子，以手術作出調整，並沒有考慮雙性孩子到底心理上傾向哪一種性別，也沒有向家長仔細解釋；而父母在缺乏完整資訊下，往往只會以個人喜好決定孩子的性別。

根據國際人權公約「禁止殘酷對待條約」，聯合國強烈要求各成員國盡快禁止任何對雙性人的不人道對待，終止施予未成年雙性人的性器官修訂手術。細細老師補充，必須在合適的年齡（最低 13 歲，最好 16 歲）和根據小朋友的性別意識來決定性別的方向。香港是簽訂條約的地區之一，港府有責任完成立法。

那未到適合年齡的雙性人孩子，該在出世紙上填什麼？細細老師建議，在一個開明和包容的社會，出世紙上的性別欄可以選擇留空或填上「雙性人」。而在現行法例未有這個選項的情況下，細細老師不反對暫定「男」或「女」其中一個性別；而當中的考慮點是「這個孩子能否站立小便」。細細老師激動地說：「不要依賴什麼中國傳統，或者父母的喜好，這樣會害死孩子。」

談到這裡，讀者可能會問：「父母的重男輕女觀念為細細老師帶

來痛苦的童年，她恨她的父母嗎？」細細老師坦言，年輕時她也曾怨恨父母把她帶來世界，令她成為「被歧視和欺凌的怪物」。但長大後，她明白雙性人的父母其實也受盡煎熬，現在細細老師希望社會除了關注雙性人議題，也能關懷雙性人的家長。在去年書展中，細細老師在其自傳《性別告白——當我提筆寫「他」》的新書發布會中，更把書中一段給媽媽的感言即場唸了出來：「媽媽，你沒錯，你將我帶來這個世界，讓我與別不同。媽媽，你是一個偉大的媽媽。」

根據國際數字，每五千個新生嬰兒就有一個雙性人；香港絕不只一位雙性人，但卻只有一位公開出櫃的雙性人。可以想像到，相比起同性戀者、雙性戀者和跨性別，雙性人是更受壓迫的一群。

細細老師回憶起當年在非政府組織工作時遭遇的經歷，顯得憤憤不平。她的上司經常會以不同的手法恥笑細細老師的身體：「陸生，你的胸很大呀，屁股好圓呀。」亦會趁細細老師蹲下取文件時大聲說：「陸生，你的內褲好中性，好性感。」更甚是當時全公司同事都在旁觀看，沒有人伸出援手。女上司的行為令細細老師感到侮辱和不舒服，正就是職場上的性騷擾行為。

世界各地的雙性人幾乎遭受同一命運。臺灣一名雙性人在談生意的時候也被老闆夾著跟客人說：「哈哈，你摸一摸，這是雙性人，他的胸很大的。」雖然臺灣的職場歧視條例做得比較到位，那位受害者能夠成功作出控訴，可是後來卻被公司用盡一切藉口解僱。

勤力而溫柔的平權運動者

細細老師完成切除男性性器官手術後，反思她前半生的痛苦。她希望雙性人的權益得到社會關注，於是毅然決定孤身踏上這尋找平權之路。雖然身兼註冊中醫師，社工和臨床催眠治療師三個專業身份的她，起初也曾因擔心公開出櫃會令客人質疑她的專業，而選擇只以「關心雙性人的醫生」的身份參與平權，但後來為了帶來更大的影響，她也鼓起勇氣成為香港首個公開出櫃的雙性人。（推薦閱讀：性平小蜜蜂：拒絕溝通，就只能活在同溫層）

這數年間，從學生功課、媒體訪問到大小活動，細細老師都盡可能不放過每個能讓公眾了解雙性人的機會。在 Google 搜尋「細細老師」，足足有八個頁面的搜尋結果，若稱細細老師是香港最勤力的性別運動工作者，也絕不為過。訪問當天，正巧細細老師先要跟城市大學社工系的學生做分享，筆者也有幸在旁聆聽一二。雖然分享內容主要圍繞細細老師悲痛的童年和血淋淋的手術過程，頗為沈重；但細細

老師在分享過程中會開不同的玩笑，用以化解聆聽者的不安與無言，這份溫柔與世界對她的殘酷構成了鮮明的對比。話雖如此，在細細師談及最無奈的切除男性性器官手術時，場內不少同學也仍然禁不住倒抽一口涼氣。

細細老師這些年來不斷見報和出席大小活動，無非都是希望讓更多人接觸和認識到有血有肉的雙性人，讓他們聽聽雙性人的故事，從而令小朋友不再因為世間的價值觀而受到傷害，父母不再因孩子感到羞恥。當中細細老師最希望的，是向家長和醫生團體分享，因為他們是雙性人最早接觸到的一方；其次是社工團體，因為他們走在最前線，有機會接觸到求助的雙性人個案。細細老師認為，如能做好公民教育，根本不需要透過立法去保障小眾權益。

話雖如此，細細老師也在積極倡議政府訂立相關法例，甚至參與聯合國會議，向國際反映香港現況。溫柔同時，卻又如此進取，細細老師解釋這是因為「做好公民教育」實在需要花太長時間了。在等待的同時，眼看身邊在深櫃中的雙性人朋友每天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中，甚至相繼自殺，細細老師深切明白整個社會必須加快腳步。立法，實在是迫在眉睫。

回想起經常微笑的細細老師，不禁感到悲哀無助。不是為細細老師的經歷感到悲哀，而是為這個香港——一個看似繁華的國際大都會——感到悲哀。

撰稿人：Steven

資料來源：2018年9月17日

<https://womany.net/read/article/16712>